

农村通俗文库
文艺作品选

第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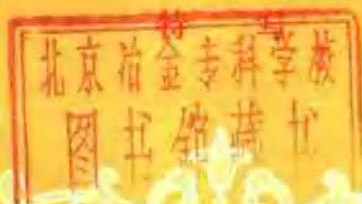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文艺作品选
第二辑

劈山英雄

严耀清等著



作家出版社

目 次

他們是普通勞動者	袁 木(1)
劈山英雄	嚴繼清(8)
英雄的人們，英雄的業績	楊仁浦(15)
堅持不下“火綫”的二號推土機	傅雨勤(30)
永生難忘的老太太	高良棟(35)
第十顆紅星	管世雄 張秉誠(48)

他們是普通劳动者

——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屬机关领导干部
十三陵水庫工地集体劳动散記

人民日报記者 袁 木

烈日当空，热风炙人，脚下的砂粒都被晒得发燙。周恩来同志領先打着一杆鮮艳的紅旗，一支由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屬机关领导干部組成的劳动队伍，这时正在迎着十三陵水庫的攔洪大壩，向着他們的劳动現場进发。

这是一面标志着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紅旗。一个多星期以来，五百多位領导同志完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这里緊張地劳动，流下了他們的汗水。

每天下午三时，銀笛一响，人們立刻从比比相連的地鋪上一跃而起，列队出发。不論总理、部長、副部長、司局長以至工地技术員、卫生員或行政管理人員，大家一起徒步八里去上工，一路上談笑风生。直到夜間十一时，人們才背着水庫大壩上的万盞灯火，回到駐地。有时，这支队伍在路上同青年水庫建設者們迎面相遇，調皮的年輕人就故意高声地挑起战来：“黃忠队，唱一个吧！”“老头儿”們也不示弱，老远地看到年輕人就爭取主动：“小伙子們，来一个！”在这互相挑战的热情的呼唤声和欢笑声中，愉快的歌声就在热风中蕩漾起来。

这里沒有首長

第一天，水庫指揮部沙西工段政治委員白寿康同志被請來向大家分配任务，指示工作。他剛剛說出“我們歡迎首長們……”的第一句話，周恩來同志立刻糾正他說：“这里沒有首長，沒有總理、部長、司局長的職務。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勞動者。”王震同志緊接着对白寿康同志補充說：“現在你是首長，我們是你的部下。”

要想如实地表达出工地上愉快欢乐的沸腾气氛，表达出我們敬愛的領導同志們熱愛勞動的感情和他們的干劲，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炎熱的太陽晒得石頭燙手，人們不但加理會，反而快樂地把大石頭稱做“西瓜”，把小石頭稱做“香瓜”，一面有節奏地高喊着這樣的呼號：“嘿！來了一個大西瓜！”“又來一個小西瓜！”一面飛快把石塊運向料堆。幾十輛獨輪車裝着石塊在工地上輕捷地轉動，人們担起石筐健步如飛，這支平均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上的勞動隊伍，幾乎個個都想在勞動中賽一賽干劲。

周恩來同志在大家的集體勞動還沒有開始時，就一個人推起一輛小車練習起來。我們敬愛的總理在過去的革命戰爭中騎馬摔壞了右臂，至今他這支胳膊還不能完全伸直，雖然人們一再勸阻，他在干了裝料、拉車等活兒以後，還是堅持推了幾車石料，要學一學這種勞動。羅瑞卿同志再三告訴大家要注意安全，干起活來要量力而行，穩步前進，而他自己一到工地就忘記了自己對別人的告誡，越干越猛。第一、二兩大隊的隊長、陳國棟同志和余光生同志身體健壯，穿著短褲，腳登球鞋，

是工地上的“少壯派”，他們不僅指揮得好，並且帶頭勞動得好。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書記龔子柒同志在這裡擔任着支隊政治委員的職務，他同連貫同志是工地上出名的一對“矮胖子”，他們倆人一直堅持抬石筐，始終不懈，人們都稱贊他倆堅持勞動的毅力。李葆華同志被石頭砸破了手，流了血，但他堅持輕傷不下火線，包紮一下以後，干得越發起勁。

永不忘懷的形象

有幾個在工地上使人們永遠不能忘懷的形象是：早年就失去了一隻胳膊的王興讓同志，他一会儿用一隻手提着几十斤重的石筐，同別人一起裝車卸料，一刻不停；一会儿担起一副石筐，又快又穩；一会儿又幫助別人拉車，一往直前。汗水濕透了他的衣衫，他一面勞動還一面同別人大聲談笑，或者低聲哼起歌曲。平凡的勞動給這位不知疲倦的人帶來了多大的樂趣啊！工地上大家都尊敬地稱他是“獨臂英雄”。章夷白同志1926年在江西參加北伐戰爭時，被軍閥孫傳芳的部隊打傷了兩腿的關節，後來他在艱苦的白色恐怖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又曾在1931年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長期生活在敵人的監獄里，因而多年來留下了雙腿不能彎曲的殘疾。章夷白同志這次不僅不顧別人的多次勸阻，一定要來工地，並且拄着一根拐棍堅持徒步上工，在勞動中和大家一樣干得起勁。金明同志幼年得過肋膜炎，沒有能很好醫治，後來，許多年革命的艱苦生活又損失了他的健康，因而他現在半边肺已經萎縮，左邊的胸脯顯然地塌陷下去。就是他，卻不僅始終是全隊保持推車最高紀錄中的一個，並且當不少人推車還需要一個

人帮着拉时，他却一个人推着往来快跑。有不少比較年輕的司局長同志曾經一再地對我說：“在這些英雄們的面前，我們多勞動一些又算得了甚麼呢！”

我久久地凝視着總理和許多久經考驗的領導同志，凝視着他們在勞動中那樣平易近人而又閃耀着無限光輝的形象，好久好久不能平復自己的激動心情。

老當益壯的英雄

許多年老長者也都表現了“老當益壯”的英雄氣概，他們在共同的勞動和生活中顯得年青了。七十二歲的陳其璣副部長是全隊的長者，他不僅干劲十足，並且兩天之後飯量就幾乎加了一倍。年近六十的史良部長揀幾塊小石頭以後，就要給別人送一塊大的，人們稱贊她是“既會抱西瓜，又會揀芝麻”。潘震亞副部長和莊希泉副主任同歲，今年都已過七十。我在工地上時常發現他們天真地堵着嘴在生氣，原因就是別人老去“干涉”他們，勸他們休息。叶聖陶副部長、鄭振鐸副部長、胡愈之副主任等人，雖也已年近六十或者六十開外，他們都表現出始終不懈的十足干劲。李德全部長一向是有名的“人老身心不老”，她在一到工地的頭一天就大聲疾呼地讓大家注意健康，三申“禁令”，不要猛干，而她自己卻不知疲勞，越干越歡。地質部的孟憲民同志聽說別人說他老，他賭氣地說：“怎麼，是不是你們嫌我胡子多？”第二天，他已經把臉刮得精光，精神更加煥發。

工地上有一首頌揚長者的詩，它實際上也生動地體現了這次領導幹部集體勞動的整個氣概：“工地爭傳老黃忠，日車

顏石氣存虹，童顏鶴髮身猶健，無敵英雄指顧中。”

从劳动中吸取“养料”

我越是留神观察，领导同志们以真正的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对待劳动的精神，就越加使我感动。他们虽然因为工作太忙抽不出更多的时间，但即使在短短一星期内，还是那样认真地不放过劳动中的任何细节，并且从劳动中吸取丰富领导思想和改善领导作风的养料。刚来到工地的第一、二两天，人们本来是排成三条长龙，徒手传递石头。后来运输线拉长了，并且各人体力强弱不均，挨个儿传递使效率降低，第三天完成的石方由第二天的一百三十多方降到九十多方。这时，马上就有不少人提出实行车子化的建议，并且立即在两个大队试行，成功后又普遍推广。有不少人还写了大字报，指出这是“两种方法，两种效果”，说是他们“从切身的劳动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在今后领导生产时，要时时注意调整劳动组织和大力推行技术革新。”我在工地上还曾看到一位署名庄稼汉的领导同志写的大字报，他用“顺口溜”总结了推车的经验：“手把车轡端的正，腿要蹬直腰不弓，走路谨防一边倒，两条路线作斗争，正确全凭掌握好，左右摇摆可不中，众英雄都是治国经纶手，要善化矛盾求平衡。”我想，假如不是全心倾注于自己的劳动，谁能这样具体地总结出推车的经验，又从如此思想原则高度悟出自己的体会呢？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就在工地上抓起几块咸菜，一头大蒜，津津有味地吃起干粮。这时，也是工地“俱乐部主任”荣高棠同志最活跃的时候。在人们正咀嚼着香甜的大块糖糕时，

就可以欣賞到他的詩歌朗誦、京韻大鼓和陝北民歌。史良部長有一天也在三百多人面前學起雞叫、貓叫和狗叫來，有些早年同她熟悉的人，也還是第一次聽到她的絕妙口技呢！抗戰時期在陝北南泥灣領導過大生產運動的王震同志，不僅至今還是勞動能手，他講的諷刺孔夫子犯教條主義的故事，也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每天上午的休息期間，人們有時開個小會，有時三三兩兩去洗自己那浸滿汗漬的衣裳。有的人詩興大作，就用民歌、新詩和古體詩詞等各種形式來寫大字報，抒發自己在共同勞動和共同生活中的體會與感情變化。連貫同志一口氣就寫了一首一百零四行的長詩。在這種親密無間的生活氣氛中，許多老年人都變得年青多了。

勞動思想健康三丰收

“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僅深刻改變着人們之間的關係，許多人的思想也在發生着深刻變化。有人說這次是“勞動思想雙丰收”，有人說還應加上“勞動醫百病”，大家健康都有增進，因此是“勞動思想健康三丰收”。人們都說這次是在“十三陵大學”受了勞動教育，並且認為十分光榮，臨別時都互稱“同學”。年近六十的馬錫五老同志寫了一張大字報，他說沒有經過勞動鍛鍊的人應該在勞動中改造思想，就是經過戰爭和勞動鍛鍊的人，日子久了也應該“回爐”，以免“身心生鏽”。許多人都提出要把這種集體勞動制度化，每年組織幾次，使黨的光榮傳統在今天更加發揚光大。對外文委的一位司長魯明同志有一天悄悄地把我拉到工地上一個休息用的席棚里。他態度嚴肅認真，但又抑制不住激動的感情。他對我說：“一星期的

同吃同住同劳动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們有許多領導同志原來就出身于劳动人民，或者即使不是劳动家庭出身，也在長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劳动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只要党的光荣傳統認真发揚起来，你就可以看到，象在今天这样完全出于高度自覺的劳动中，你可以看出他們是多么完美地显示出平凡而又高尚的劳动者本色！”听了他的这番話，我再回过头来凝視那支由領導同志組成的劳动队伍，我是又激动而又不安，我怎样才能体会到孕育在他們心里的那种劳动人民的感情，而又确当的把它表达出来呢！

“凭君查遍高史五千載，那見尚書侍郎同劳动”。这是紡織部副部長陈維稷同志写下的詩句。的确，不論古今中外，有誰見過这样一支“普通劳动者”的队伍？那些胡說无产階級專政是新的极权国家的人，那些胡說甚么社会主义制度將不可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的人，他們决不敢在这支队伍面前抬头正視！

劈山英雄

七支队 严耀清

十三陵水庫工地上，有一支由工程兵与步兵合編成的七支队，指揮所設在汉包山下，帳篷前有三幅鮮明壯丽的油画，上面描繪着劈山英雄的形象，下面用紅色标记着：四个月劈开兩座山，打通兩条河，爆破除石二十多万立方。如果砌成一条高一公尺，寬一公尺的石牆，可繞北京城十圈还多。

六月十一日，祝捷大会那天，上將楊成武司令員，紧握着七支队隊長孙明倫同志的手，微笑着說：“七支队的劈山英雄們，你們辛苦了。你們担負的任务最艰巨，干得也最好，你們辛苦了。”司令員的几句贊揚与慰問，真是崇高的獎賞。

四个月，战斗般的劳动，这是多么不平常的日子！当七支队在荒山坡下，搭起帳篷动工时，北京的郊外，正是寒风凜凜，雪花飄飄的天气。劈开汉包山，削去蟒山嘴的劈山爆破任务，正落在七支队官兵的肩上。攔河大壩就要筑在汉包山与蟒山嘴之間，只有劈掉这两座山嘴，打击岩石层，攔河大壩才能筑基，才能在汉包山下开凿輸水管道，才能在汉包山腰打开溢洪道。水庫的几大工程，能否按期完成，就要看这些劈山英雄們能否創造条件。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象一把烈火在燃燒着劈山英雄的心。虽然北风刺骨寒，土冻石坚硬，但抡着十二磅大錘打眼的人民战士，只穿件單軍裝，还是滿头大汗，蒸騰在战

士帽沿上和眉发上的热气，結了一层冰霜。許多战士在抡錘击釘中震裂了虎口，鮮血沾滿錘把，簡單包扎一下，又繼續战斗了。王春祥同志在虎口震裂后，汚血把手掌与錘把凝結在一起，鮮血滴在掌釘战士的身上时他自己才发觉，手一脱把，撕去了一大块皮，鮮血滴个不停，而王春祥剛包扎上，咬紧牙关，一錘錘，又打下去了。这种頑强的意志，冲天的干劲，大山能不低头嗎！战士们这样唱着：

我是爆破英雄汉，高山見我直打顫，

只要上級命令下，万丈高山变平坦。

爆破下来的礮石，开始搬运时，挑兩三小时，肩膀疼痛，腰都直不起来。不挑，山能移掉嗎？挑！脱掉棉衣棉褲挑，肩膀压腫了又发紫，有的磨破了皮，鮮血沾在衣服上，扁担再这么一橫，那真疼到心里。可是，有誰管它呢！战士王春福压破的肩膀化膿了，为了不使上級叫他停工，宁愿受点痛苦，他等大家休息后，自己弄点鹽开水洗洗，也不敢去找医生，要不，上級准不会讓他再把担挑。这些鍛鍊長成的人民战士，为了水庫早日建成，由兩筐挑到四筐，增加到六筐，有的甚至挑八筐，还迈着大步在奔走。这干劲真象战士的扁担詩一样：

五尺扁担顫悠悠，八筐石礮掛兩头，

搬走大山汗換糧，干劲賽过大鉄牛。

人民战士用热血与汗水，融化了冻土，用双手劈开了大山，用肩膀担去了东西兩座山嘴，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紧接着又在八天内开凿出一条輸水、发电的“輸水管道”，長达四百多公尺，寬六公尺，深五公尺，总石方达一万二千多立方。

战斗越打越紧，水庫主要工程之一的“溢洪道”，不讓劈山英雄們喘息，为了要使攔河大壩万古長存，就不能叫洪水溢过大壩，必須在汉包山腰劈出一条長二百六十五公尺、寬二十五公尺，总石方达八万五千多方的“溢洪道”。既不能大爆破，又沒有开山机，这艰巨的任务，硬是要在六月十五以前——也就是洪水来到之前，把溢洪道打通，把大山劈开，不想办法能完成嗎？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这支合成兵种的七支队，发揚了互教互学的革命协作精神，在施工过程中，步兵学会了掌錘打钎，工兵掌握了操縱风鑽机、爆破的一套技能，领导干部更是刻苦鑽研。在多快好省建設水庫、与洪水爭先、和时间賽跑的号召鼓舞下，他們表现了敢想、敢干、敢創造的共产主义气魄；打掉了“紧箍咒”，創造了许多新技术，如“快速打眼法”、“空中运输架”、“防护床”，适合夜間作業用的“反光灯”，并且把鉄軌鋪上高山，用轆轤馬代替人力运石碴。由于羣众的大胆創造，不断革新，领导支持，研究出一套較完整的爆破技术經驗，不但大大加速了工程的进展，同时还給国家節約炸药二万多公斤，雷管四万多个，并節約了折合七千多元的导火綫。

四个月生动而又现实的社会主义教育与鍛鍊，他們的身子骨鍊得真棒，你随便摸一下这些劈山英雄的手掌，就会觉得那样坚强有力，簡直象个鉄掌。施工以来，他們沒有休息过一天，沒有礼拜天，沒有假日，越是遇到节日，他們干得越起勁。大病坚持，小病不講；下雨大干，大雨特干，已是他們的行动口号。

六月二日的午夜，烏云翻騰，雷声隆隆，狂风暴雨下得連电灯都暗淡无光，雨点打得睜不开眼。在这傾盆大雨下，就算

穿上雨衣，光站着啥都不干，也真够受。就在这时，共青团員莫良华同志，却把已穿好的雨衣脫掉，湿淋淋地站在大雨下喊着：“要和洪水爭先，大雨就要特干……”話音未落，他已挑起六筐石头（重达二百多斤），向崎嶇的山坡路上跑去。这暴风雨中的工地，有多少象莫良华这样的英雄战士啊！他們挑着四筐、六筐，前边跑，后面赶，一边还在喊：“加油干哪，跟龙王爷斗的时候到啦！”这些劈山英雄的豪迈气魄，从战士們的順口溜中可以听到：

順着毛主席的指头攻，
紅旗直插龙王宮，
龙王被困十三陵，
磕头作揖又打躬。

四个月并不算長，可是六尺多長的鋼針，在劈山英雄的手里磨打得只剩尺把長，有的还換过几次；十二磅的大鉄錘，日以繼夜的錘打，竟打得变成“扁錘”。以往人家拿“只要工夫深，鉄柱也能磨成針”来比喻了不起的毅力。而今劈山的人民战士却亲手把擀面杖粗的鋼針，磨成細棍儿，把大鉄錘打成了“扁錘”。世界上还有什么困难，能够擋得住人民战士的前进！

劳动模范班的班長，特等獎荣获者熊大弟同志，当他脖子上長了十八个大膿瘡，腿上、腰上又生了五六个膿包瘡，腰弯不得，手抬不起，头轉不了，渾身发烧，痛得眼睛直冒金花时，医生、首長和同志們，誰不为他的疼痛而难过，誰不劝他在家好好休息呢！可是，这位倔强的鉄石战士，就是听不进叫他休息的話，連長急得没有办法只得命令他在家休息。当时，熊大

弟同志在口头上答应留家休息，可是心里老觉得連長“不原諒人”，又恨自己不該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生這該死的瘡。熊大弟煩得躺在鋪上又坐起來，坐起來又躺下去。他心想：英雄營長劉仁香，腿打斷了，手臂打了三個眼，爬着、滾着冲向敵人，取得了戰鬥的勝利，我熊大弟生了幾個瘡，不上工，當逃兵，還算什麼團員呢！想到這裡，他好象跟誰商議好了似的，猛站起來說了聲：“我這麼辦！”部隊剛上工，熊大弟就拿了扁担筐子，從小路上抄到工地，正想和同志們一起担土，指導員見到熊大弟從後面又跟來了，又愛又急，趕忙上前問他：“連長叫你休息，下了命令，你又來幹什麼呢！快，快回去吧！我的好班長。”熊大弟見指導員的樣子，真是不好回答，只得挑起担子，漲紅了臉，似笑非笑地說：“指導員，難道你也跟連長一樣不原諒我！瞧，我不照樣能挑四筐，我能走，能動，要我下工地，不參加水庫建設，當逃兵可不成！”他一面說一面挑着担子跑了。……

日夜堅守指揮的軍官，既是戰爭的組織者，又是普通士兵，他們夾雜在戰士中間，鏟土、挑石頭、推轆轤馬，誰也辨不出他們是軍官，還是士兵。教導員劉振標同志，留著個平頭，穿著一身士兵的服裝，跟戰士一樣勞動。高山上要鋪鐵軌、要通車，他當上了土工程師，在現坊他整整三天三夜都在研究、開挖道基，鋪軌，處處領頭干，有的同志反映：技術員都鋪不了這個軌，道軌不一，高山不平，真不好弄。而劉振標同志，想的是如何提前完成任務。“解放軍揀好弄的事做，算什麼呢！”他困得頭昏眼花，可是為了爭取時間，說什麼也得堅持。手上給鐵釘刮去了皮，血流在鐵軌上，包一下又干。在這樣忘我的勞動中終於造出了“高山小鐵路”。支隊政治委員郭祥同志，是

年过四十、饱经风霜的老干部，模范工作者，在这场劈山战斗中，他经常昼夜不眠，深夜二点，郭政委还在工地现场指导作业，和士兵一起劳动，别看他身子骨差，头已秃顶，可同样能挑四筐石头，和年青小伙子一样，挺胸前进，健步如飞。周围的士兵，哪舍得首长受累，四个战士上去夺他的扁担，而这位可敬可爱的政治委员竟象孩子玩玩具一样，怎么也夺不下他的扁担，战士急得没有办法，只得给他装筐子，才弄得政委笑笑说：“我是指挥员，可也是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者。不吃杏子，不知道杏子什么味。我也得和大家一样干才行。”这些话真动人。

七支队的劈山英雄们，曾受到很多首长的慰问和教导，除元帅、将军们常来作指示外，他们还受到周总理的赞许和勉励，总理说：“解放军嘛，应当担任最艰巨的任务。好，这次你们又考了第一名啦！”说着，就和大家热情地握手。总理的话，更加鼓起了大家的干劲。在七八级的风暴下，飞砂弥漫了整个工地，眼睛不开，寸步难行。叶大明挑着四大筐石碴喊着：“解放军嘛，不担任艰苦的任务，能考第一名啦！”当工兵的钎子下面遇到了铁质坚石时，锤一打，钎一蹦，火花直溅，这些劈山英雄想起总理的话，打下去的锤就更有力量。指导员看到战士谭方贵的手指头上，鲜血一滴滴往下流，问他碰得怎么样，谭方贵马上把右手抽到袖子里，指导员要拿他手看时，他向后退了两步说：“没什么，解放军嘛，流点血算什么！”他唯恐首长叫他停止工作，赶快挑起了四筐跑掉了。英雄们在首长的鼓舞与教导下，红旗插遍工地，也插在英雄们的心里，他们的智慧与力量，成为胜利的结晶，他们的汗水与热血，融化了冻土。

堅岩，十三陵水庫主要工程之一的溢洪道，于六月八日提前七天零八小時打通了。劈山英雄的光輝戰績，將永遠鼓舞着人們前進，劈山英雄的形象，將永遠刻印在人民的心間。

1958年6月15日于十三陵工地